

學生就應善盡認真學習的學生本份

—專訪土木工程系潘煌錕教授

「孩子啊！你說我該拿你怎麼辦？」

在一個熱浪來襲的七月天，一名接到學校通知兒子學業成績 2/3 不及格，依校規必須退學的父親，憂慮焦急的放下手邊工作，火速從台北搭乘高鐵南下高雄，急促的敲開日晒三竿仍在呼呼大睡兒子的租屋房間，還來不及開口，睡眼矇矓的兒子早已嚇出一身冷汗，面如死灰的準備迎接臨頭大禍。

面對擺在眼前慘不忍睹的成績通知單，早已知道闖禍的兒子並不打算輕易屈服，在父親還沒有當面開口斥責前，依然負隅頑抗無意主動認錯，並且決定先下手為強，輕聲細語但拐彎抹角的向父親訴說長串的苦水，進而說動父親陪同一起到學校向死當他的老師求情，企圖繼續以僥倖心理，爭取死裡逃生的最後一絲希望。

憂慮焦急的父親

不明就裡的父親，抱著天下父母心的沈重心情，頂著炙熱的陽光，餓著肚子穿梭在正值放暑假而顯得格外寧靜的校園裡，父子兩人同樣沈重的腳步聲，再加上汗如雨下濕透的上衣，在令人幾乎睜不開眼睛的耀眼陽光中，即使沈默的雙雙不發一語，一老一少的父子兩人身影，依然格外顯眼且引人注目。

「拜託、拜託老師高抬貴手，再給我兒子一個機會。」父親在兒子帶領下，敲開一間又一間老師研究室，以同樣低聲下氣卑微的語氣，不斷的為兒子向老師求情，更多的時候是以顫抖的聲音重複的對老師吶喊著說，「千萬不要把我兒子趕出校園，讓他剛起步的人生重重的摔一大跤。」

父子情深，縱使是鐵石心腸也不禁動容，接受求情的老師，無不想方設法尋求可能的補救辦法，希望協助焦急憂慮的父親放下心中的大石。但是，才剛打開電腦看著長長的曠課紀錄，笑容立即從父親的臉上消失，老師再查閱平常應繳交的作業，更是一片空白，即使有心幫忙也實在是使不上力，父親更是難堪的無言以對，無助的看著因為「罪證確鑿」而呆若木雞的兒子，軟弱無力的問道，「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此情此景，對土木工程系資深教授潘煌鏗來說並不陌生，而且已是司空見慣，年年不斷重演相同的戲碼，也使他益加感到心頭沈重。「面臨被退學威脅的學生，聰明才智都沒有問題，根本原因出在行為出現偏差，個個有如第一次飛出鳥籠「放風」的鴿子，自由自在慣了，想飛那裡就飛那裡，唯一過門不入的卻是最該去的教室，完全不把學生最重要的本份，也就是努力用功學習當一回事。」潘煌鏗觀察指出。

這種現象尤其以離開家庭在外租屋獨自生活的學生最為嚴重，沒有父母就近關懷或管束，幾乎很難控制自己抵擋外在環境的誘惑，每天睡覺睡到自然醒，即使學校幾乎已經很少安排上午八時點始上課的課程，配合學生普遍晚睡晚起的現代生活型態，延後一小時在九點開始上課，還是有學生睡過頭趕不及到教室上課，要不然就是匆匆趕來，精神渙散的打瞌睡，或者是開始吃早餐，潘煌鏗即使早已見怪不怪，但依然絕對不容許這些負面的學習態度出現在他的課堂上。

態度決定高度

在潘煌鏗的課堂上，只要有學生打瞌睡，或者是旁若無人大刺刺的趴在桌上夢周公，或者是全神貫注在美味的早餐而不是課本，嚴重干擾上課氣氛時，他都毫不遲疑的立即中斷授課，和全班學生一起將目光投向「肇事者」，直到課堂恢復正常秩序再繼續上課。「這是我的小小堅持，」潘煌鏗說，「目的在培養學生正確的學習態度，並從自我尊重出發，建立尊重別人權益的人格特質。」

潘煌鏗在高應大土木系任教剛滿 20 年，豐富的教學經驗，足以使他對學生負面的學習和生活態度，做出客觀性的結論。「大一和大二學生的發生率較高，大三和大四學生相對較為穩定，但還是有些學生即使已經快要畢業，學習和生活態度還是無法達到基本要求，實在令人感到憂心，甚至是洩氣。」潘煌鏗毫不掩飾的說。

他進一步分析指出，學生素質良莠不齊，關鍵原因出在有些學生缺乏明確的求學目標，來學校的動機和目的不在學習新知自我充實，而是得過且過的混文憑，這些學生即使只是少數，甚至只是一、二個，都足以降低整體教學品質，進而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

潘煌鏗提出「大綱理論」指出，隨著台灣少子化的趨勢已告確立，學校的主體學生人數跟著逐年遞減，每所學校都面臨招生壓力，使得老師在教學上益加戒慎恐懼，尤其擔心教學過於嚴格「嚇跑」學生，使得預定開設的課程因為學生人數不足無法順利開班，既要寫報告向學校交待說明，內心更面臨挫折的煎熬，不得不向現實低頭，原本嚴格教學的網目愈開愈大，即使素質不佳的學生也跟著蒙

混過關，但卻還有學生修習的學分 1/2 或 2/3 不及格，只能說實在是混的太兇了，即使網目再大還是無法過關。

「大綱理論形成的反淘汰現象非常值得憂慮和重視，」潘煌錕不諱言的指出，「需要檢討和省思的不是少子化造成學生人數銳減，或者是怪罪學生素質今非昔比，而是整體教育制度出了問題。」

潘煌錕舉每年對教師進行的評鑑制度為例說，教育是百年樹人的良知事業，而不是每年都必須向投資股東交出經營績效報告的營利事業機構，講求量化數據的評鑑制度，迫使教師不得不以商業眼光面對完全無法在短時間內以量化數據呈現的教學和研究成果，不論是教學或研究的氛圍也跟著變了調，身不由己的都集中精力在可以量化數據呈現的項目，但教師人人心知肚明，純粹只是應付而已，根本不可能達到預期目標，卻造成更多反效果，不僅教師身受其害，學生同樣難以倖免。

教師的反思

潘煌錕進一步舉教師出國進修或參加研討會為例說，在量化數據的牽制下，行政單位採取雨露均霑的方式，以不斷縮水的補助經費鼓勵更多老師出國，數字的業績確實很漂亮，但卻也使確實有必要出國參加重要研討會的老師，被迫自掏腰包，成為相當沈重的負擔，在現實壓力下，甚至乾脆放棄出國進修或參加研討會的機會，因而無法吸取最新的科技知識傳授給學生，造成的損失豈只是可惜而已。

「以量化數據評鑑教師的教學和研究成果，根本就是錯的離譜的制度，」潘煌錕毫不客氣的指出，「這個使大學和小學沒有兩樣的評鑑制度，必須嚴肅的重新思考，迅速果斷的改弦易轍。」

面對少子化的衝擊已是無法逆轉的趨勢，以量化數據做為評鑑教師教學和研究成果的手段，確實是面臨日益吃重招生壓力的私立大學採行的主要對策，但是，潘煌錕指出，高應大是國立大學而不是私立大學，應該以更高標準的理想性，「向上提昇」以其他更好的國立大學為競爭對象，而不是「往下沈淪」與其他私立大學看齊，應以行政支援教學，而不是由行政領導教學，從尊重教師出發，進而使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都受到更好的照顧，師生同心協力，才能實現使高應大成為最優質的親產業大學的理想目標。

以量化數據為基礎的教師評鑑制度造成的嚴重後果逐浮現，潘煌錕相信教育是社會的最後一道防線，雖然出現開始逐漸瓦解的跡象，也多次本著良知大聲疾

呼希望儘迅改善，但都沒有具體改善，他承認，擔心也沒有用，最重要的是在困境中更要善盡教師的本份，更不會因此而悲觀，就如同經濟景氣，總是起起伏伏的不斷循環，因為教師評鑑制度造成的問題也是如此，目前面臨的困境不代表未來也是如此，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總有迎刃而解走出新局的一天。

「凡事樂觀以待就對了，」潘煌錕面帶笑容的說，「老師如此，學生何嘗不是如此，在學習和生活過程中，面臨挫折在所難免，更何況適度的挫折肯定有助於成長，重要的是勇敢的說出來並尋求協助，任何有心學習的知識，老師絕對是傾囊相授，就有如一座礦產豐富的大山，學生有多少本事儘管全力挖掘，當然也可以選擇入寶山空手還，差別只在一念之間而已。

「孩子啊！你說我該拿你怎麼辦？」潘煌錕相信，答案就在每個學生的心中，最重要的是，立即採取行動永遠不嫌遲，1/2 或 2/3 學分不及格，根本就只是無足輕重的數字而已，完全不需要看在眼裡或者是放在心上。